

林墀插畫選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林 墉 插 图 选

林 抗 生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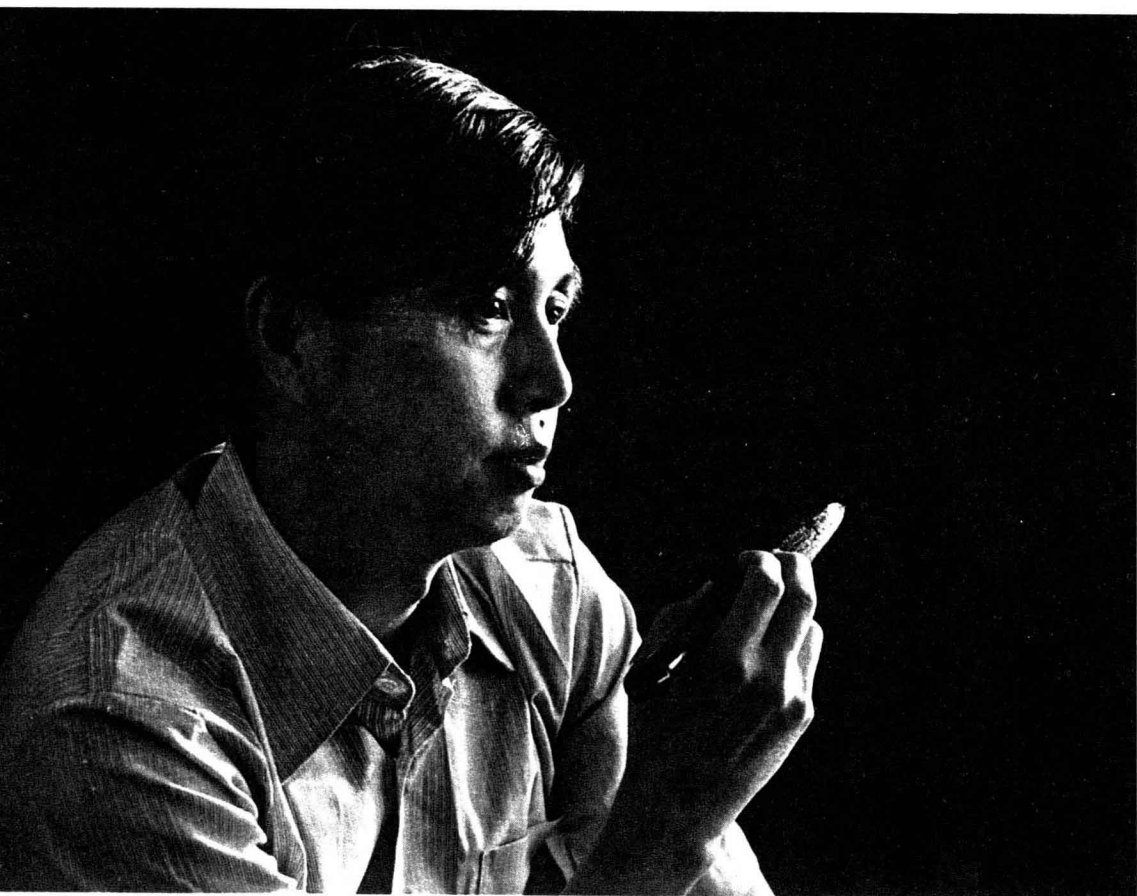
花 城 出 版 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林振名 丹 青
装帧设计：丹 青
封面题字：苏 华
封底篆刻：钱君匋
摄 影：利智仁

书 名 林壖插图选
编 辑 林 抗 生
出 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发 行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七 二 一 五 工 厂
版 头 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1092 16开本 8印张)

书号 8261·11 定价 3.50元



画家林壖像

序

• 苏 晨 •

出色的年轻画家林墉，给《花城》和花城出版社及其它出版社的种种书刊画过很多插图，设计过很多封面。因为作者喜欢请他插图。如著名的作家从维熙把中篇小说《泥泞》交给《花城》时，就反复叮嘱要请林墉给插图。老翻译家冯亦代翻译了美国小库特·冯尼格的小说《贴邻》寄给《花城》，也一再嘱咐最好请林墉给插图。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再就是广大的读者也喜欢林墉的插图。特别是那些美术院校的学生和业余美术爱好者，他们看完了杂志，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常有别的不要了，也要把林墉的插图裁下来一选一选夹好，挂在或放在手边的。说来这也是促成《花城》编辑部决定要在《〈花城〉增刊》中编一本《林墉插图选》的始末由来之一端呢。因为编辑们见这种情况见多了。另外那就是编辑们也格外愿意请林墉给画插图或设计封面。因为他虽然已是名声扬于域外的知名画家，却还照样儿一切好商量。编辑们把急切的心情说给他，他一般都会是夏可以焗在那个总共四、五平方米一条的“寸寸居”里给你挥汗拍蚊漏夜赶，冬可以瑟瑟索索呵着冻给你连日画。天长日久，他逐渐和出版社的上上下下都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样一来，就更是求其画者求之不尽，被求画者想婉拒之也难以出口。于是，日积月累，便在花城出版社的这里那里聚集了大量的林墉插图和封面设计。所以，如今花城出版社要好好地出版这部《林墉插图选》，也可以说是对多年支持自己的画家朋友的一点儿感谢和报答。而对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插图爱好者，又算是成全了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当然，林墉自己也很高兴，他写了一篇美学味道浓浓的后记叫《线·黑·白——我的插图》，附在集末。那是为了总结一下前此这个段落，借以向爱好此道的朋友说说自己的心得体会，好更方便其就教于大家。

林墉在他的后记里十分强调插图艺术的节奏。历述了插图是用线、黑、白来作画的，关键就是要致力于对线的节奏的组织。那些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曲的，直的，方的，圆的，快的，慢的，连续的，断续的……种种的线，在相互制约中产生节奏，形成韵律，显示魅力，丰富的艺术效果就深藏在那些表达结构造型的线与线之间的联系——节奏之中。可不，线条是组成美的基本媒介之一，节奏是万物之微。花有抑仰，叶有背向，枝有伸屈，山有脉、有起伏，水有流动、有曲折，运笔的轻重徐

疾，设色的浓淡冷暖，形体的虚实、大小，乃至整幅画的对比、呼应，处处充满着节奏的变化。其实，我还以为，即如画家的创作努力，也同样是有一个很好的把握生活的节奏的问题。

年轻的画家林墉之所以能在美术创作的一个又一个角落取得成绩，实际上首先也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比较能努力跟上生活的节奏的人。“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一个人的生命本来是很短促的，只有那些悠闲自在的社会混子才会觉得它是久长的。无疑，画家必须把自己老实地交给生活，但是又未可随波逐流，不能给随便什么环境支配了，脑子里永远要有个闪光的目的。你看吧，林墉就很讲究这些。他一年到头总是那么兴味无边地画呵，画呵，从他那个“寸寸居”里一幅接一幅流出来的画幅，象一条奔腾不息的小溪。一次我见他计算了一阵子，自己也不无惊讶地自言自语道：“我画画用掉的宣纸，若是接连平铺起来不是早有不止一个东较场大了么！”他勤奋，因为他总担心万一哪一天一觉醒来，会突然发现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才智原来都浪费在无谓的浑干上了。他生怕到了五十岁还一事无补于祖国这个充满变革的伟大时代。于是他才总是趁自己还年轻力壮，一门心思甘愿把自己的创作实践纳于一种有所追求的紧张和奋发之中。其实这种为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而诚实地劳动，拼命向前，就正是时至今日我们须得首先把握的最基本的生活的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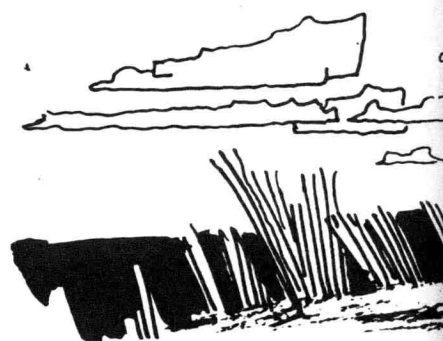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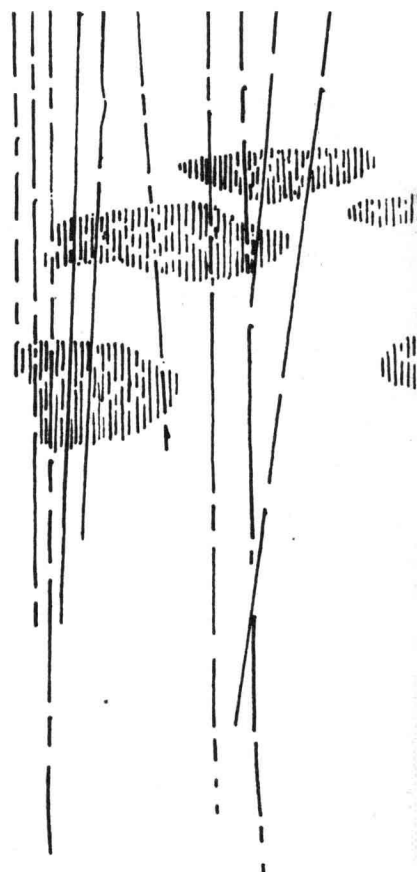
平时一些朋友和林墉碰到一起，大家高谈阔论起来，都以为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永远不满意自己。千万不能停滞，不能安于小成。对于生活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变冷淡了，在事业面前什么时候都不能让心境变衰老了。不可受生活中轻易获得的小小欢乐的引诱，应该是宁愿去奋力争取那不易获得的更大的欢乐。也就是说，生活中有近景也有远景，什么时候都不可只满足于近景……是的，我看林墉是这些话的议论者，可也是这些话的真诚的实践者。他曾给我写信谈道：“是鲤鱼，就要往上游；游到龙门前，就要跳；未跳之前，就须为跳作出无尽的准备。但是，我们谁见过跳过龙门而成龙的鲤鱼么？不，鲤鱼永远是鲤鱼。然而，可知道，对于鲤鱼自己来说，那乐趣就在于游呵游，跳呀跳，一成龙，就没有了鲤鱼的情味了！我们毕竟并不在于鲤与龙，生活倘没有了目标，不为此目标而奋行，那么，小虫而已！”他就是不愿做这种小虫。所以到北京出差，他会两天的事漏夜一天赶完，另一天清早揣上两个冷馒头，一头扎进故宫博物院去向那些展览着的历代绘画学习我们祖先的优秀传统。记得海外的朋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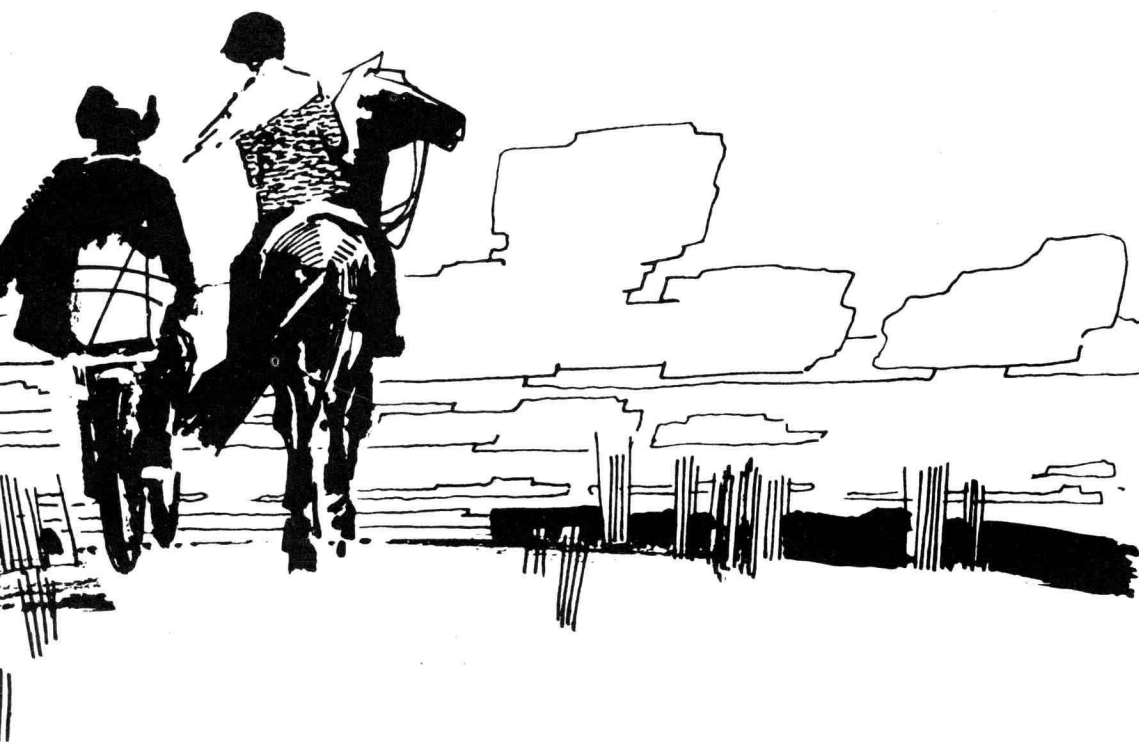
好几位曾托我向他要过画。有时这些朋友执拗地一定要回赠点儿什么礼物。每当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却之不恭，他就必定总是那句话：“不然就送我画册吧；不过也不要贵重的，旧画报或插图多的旧杂志就行了，我画插图用来参考。”他深情地崇拜我们先人在美术上的巨大成就，时时引以为祖国的骄傲。可是他也下定决心怎么也要再迈前一步半步，“不然多开几家照相馆不就行了，干吗还要办美术学院，办画院！”他也极其重视外国同行的新成就，不时大胆地拿来化为己用。可是他又说：“中国画家总应该画的是中国画。”那天他陪我去看他和他妻子苏华的“巴基斯坦写生画展”，他一路走着一路对我说：“当代中国画家和当代中国人朝夕与共，画的画首先就应该既不是古画，又不是外国画，不然就没有多大存在必要了。然而说说简单，做起来却常是穷毕生的精力和追求也未必就能在这条路上向前迈进多少。我则是若能迈前一步两步，也就去而心甘了！”呵，亲爱的朋友，你还年轻！不过倒也是的，对于一个中国画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为祖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历史发展尽了绵薄更使人向往的境界？为之而奋斗的程度，就正是衡量一个中国画家为祖国忠诚勤劳的尺子！呵，朋友！你说光阴似箭，生活象激流……那就让我们大家都来勇敢地接受我们这个诞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所要求我们的突飞猛进吧，大家都拼命地向前，大家都努力地变革！年轻的共产党员画家林墉，他是一位什么时候也不愿意丧失对环境的感觉和责任心的人。因为他明白，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哪一项重大的成就不是冒了几分险完成下来的。他深信只有眼前闪烁着灿烂的远景走在生活的激流里，才有可能成为强者。是呵，生活的激流毫不容情，我们都得卷在这个激流里流向前，流向前。不过，那激流中不是有象林墉这一类怀着一种闪光的追求加速度游向前的，也有无意志的漂浮着的！而无意志的漂浮着的东西最容易停滞，停滞下来的东西就会成为整个潮流的阻碍！

让我们都继续百倍的奋发和警惕着呵，年轻的画家朋友！所以我也劝你认真的记着：有一些关心你的人指出你的插图有些类型化，也冷漠了一些。这话虽然很重，但是我也同样以为未必不是中肯的。究其原因，客观上常有编辑们要求你突击的情况，这一点，我们有责任，以后必当注意。但是，你自己主观上生活积累的不够宽博，以至有时无从深化，这可还是主要的方面！临了，我还热切地希望你和我们出版社以往结下的亲密友谊，在来日的共同奋斗中长青！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泥 泞 (二十幅)









泥 泞（二十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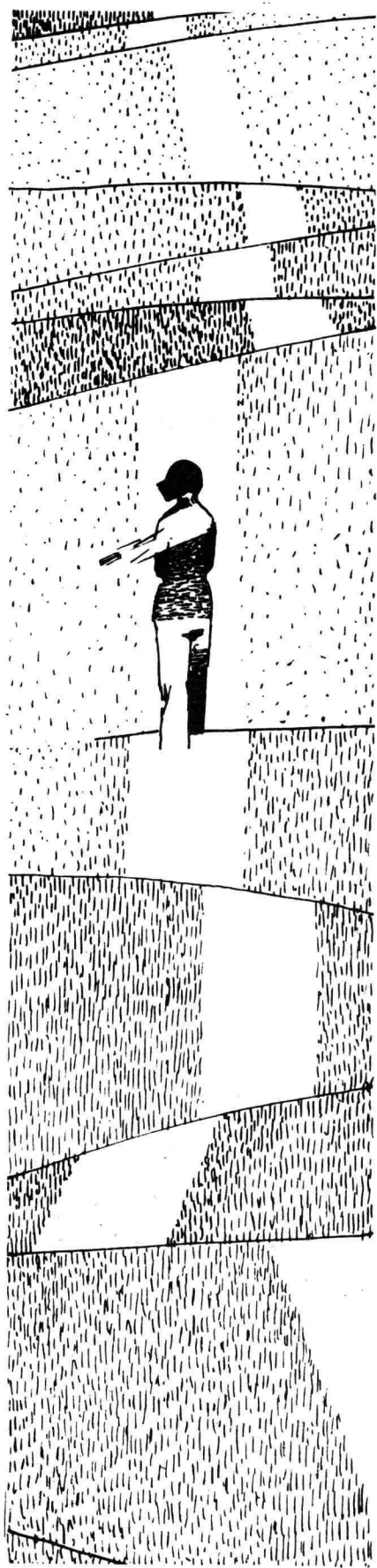


泥
汙（三十幅）





泥 泞 (二十幅)





泥 泞（二十幅）